

娜 珠

孙 德 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7.7

娜 珠

孙 健 忠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46,000 印数 1—15,000册 印张: 6.375

统一书号: 10109·1109 定价: 0.53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选有作者历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多篇。这些作品反映了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，热情歌颂了土家苗寨的新人新事新风貌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，文笔细腻、清新。

插图：李儒光 李惠玲

目 录

春水长流.....	(1)
木哈达的狗.....	(18)
“老粮秣”新事.....	(29)
森林曲.....	(43)
“吃牛”.....	(69)
种棉小记.....	(86)
娜 珠.....	(96)
月下马蹄声.....	(116)
滔天浪.....	(127)
返乡曲.....	(149)
小皮球.....	(161)
龙 潭.....	(167)
一只镶银的咚咚嗒.....	(174)
映山花.....	(187)
后 记.....	(200)

春 水 长 流

一

三月里，我被分配到龙溪寨去抓木材生产。按县委的要求，争取在清明节前完成五十个立方米的到材任务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如果下边对这项工作重视，这任务一炮火就完成了；要是碰上个不重视木材生产的伙计呢？……这就很难说哪！

进了寨子，打听出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彭青树住在水井边，我就朝那里走去，只见一个大约二十五六的土家后生正在井台上打水。那人长得虎背熊腰，气势雄壮，他打满了一桶水，才舀了满满一瓢，咕噜咕噜地喝，一股水从口角流下来，将青绸面子的夹衣都打湿了；喝完一瓢，又是一瓢，一连喝了四瓢，嘴巴一抹，把瓜瓢丢进背桶里，才弓着身子去背。

我上前讨了一瓢水喝。他说：

“同志，道远。”

“街上来。请问彭青树同志住在哪一家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我屋老二，你跟我来。”

他背起水，我跟在后头，进了一座火砖院子，里面干净极了，

东边一封，西边一封，中间隔个堂屋。他把水倒进东屋阶檐上的水缸里，嘴巴朝西屋一呶：

“唔！”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到西屋房门边，果然门帘子一挑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家。不要问，这就是彭青树同志了。我暗暗吃惊，和他大哥比较，他矮去一个脑壳；由于个子单瘦，士林布对襟衣也显得过分的肥大。但肤色却比他大哥更黑，好象刚从黑染缸里爬出来一样，手里提着把斧头，衬托出白闪闪的光亮。

我说我是林业局的，他伸出一只手来：

“欢迎！你来得正好，眼看桃花水就到了，我们正筹划放杉木的事呢，哈，县里送来了‘及时雨’。”

进到屋里，等他看过介绍信后，我开门见山地讲了一番完成木材运输是“功在国家利在集体”的重大意义，做了一番鼓动工作。他微微地笑着。

“老彭啊，你看呢，清明前这五十个立方米放得下去吗？”末了我问。

“差不多吧！”他的语气是肯定的。

我觉得这人还合式，初下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给冲淡了。接着我们谈了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，比如组织专业队，开山的时间，陆运和水运的日期……提到专业队队长的人选问题时，他两撇淡淡的眉毛一扬，不加思索地说：

“我大哥倒合适。”

我立刻想起那个在井坎边背水的大汉子，就说：

“他叫彭青……”

“……泉。”说完，我俩不知为甚么都吃吃笑起来。

他告诉我，莫看他大哥虎头虎脑，猛猛冲冲的，做事却是粗

中有细、聪敏灵巧的；尤其是搞副业有两手。他说：去年腊月，他大哥带着五六个人，去雪峰山朱砂岭采药材，原议十来天下山，但半个月过去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屋里人以为他们出了岔子，急得哭，哪知到十七天头上，他们回来了。除了大挑大挑的药材，还背回很多皮毛、野味。后来队里成立了副业组，他当组长，因为农活紧了，给他的劳力都是些老倌子、老婆婆，开初他闹了一点儿“思想”，后来还是把他们安排得妥妥贴贴，打草鞋啦，削担棍啦，织筲箕啦，开中伙铺啦，找出十多行门路，成了队里的聚宝盆。

有这么个角色当队长，那是太好不过了。我心里真高兴。

最后，我们商量好，夜头开社员代表会，作出个决议来。于是他就提起那把亮闪闪的斧头，到院子里劈柴去了。

二

一盏小号煤油灯摆在桌子当中，社员代表一个接着一个来了。长凳上，小桌子上，门坎上都坐满了人，后来的就散布在屋外的阶檐上。

彭青树宣布开会，他的讲话，简单明瞭，富有号召力。代表们的情绪相当高，专业队很快便组成了。不出彭青树所料，一致公推他大哥当队长。

彭青树却站起来，张开蒲扇似的大手摇了摇，冷冷地说：

“我不搞。”

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
“我搞不了。碓坎当帽戴，顶得起吗？”

我看了一眼彭青树，他倚在桌案上，微微地发笑，显出一副

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“我还是安分守己，搞农业算了。”彭青泉说完，就退回黑角落坐下。

彭青树也不辩驳，手指脑轻轻敲了敲桌子角，向大家说：

“专业队的回头准备一下，后天就开山吧！”

代表们没有什么意见，就散会了。

我倒发闷起来，彭青泉怎么这样固执？可是彭青树是党支部书记，又在这样的会议上，怎么不做一点儿思想工作呢？碍着情面吗？等人们点起火把走了，我就问彭青树：

“专业队长哪个当呀？”

“我大哥嘛！”

“他不是不肯干吗？”

“你放心吧！”

“何必勉强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？省得今后……”

“一行服一行，豆腐服米汤，他会乐意搞的。”他又嘿咧咧笑起来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

“那就劳你的驾，回去动员一下，时间紧哪！”

“不消动员啰，他会找上门来的。”说完，他给我安排好睡处，才点燃火把走了。

“兵！兵！兵！”

第二天，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，睁眼一看，窗格子才透出乳白色呢。我想来的一定是彭青树，就一骨碌爬起来。开门一看，却是彭青泉。他脑壳一勾，坐在我的铺上，然后揭开垫单看看，关切地说：

“怎么，没铺垫絮？”不等我回话，他又把话头一转，问道，“老孙啊，你看近几天发得了桃花水吗？”

“自治州气象台说，出不了六、七天就有桃花水。”

他眉毛一下子展开了，浮上一层喜气：

“那太好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清明前运完五十个立方不大费难，不过要抓紧汛前这几天。”

“是呀，明天我们就上山。”

“刚才我四处催了一下，估计今天上午大伙都可以准备好，下午就上山吧，抢时间呀！”

“好！”我激动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，想起昨夜开会的情况和彭青树的估计，摸不透里面的脉路，心里更发闷了，想问个究竟，又不便开口，只是说：

“有你这样卖力的队长，又有支书的重视，嘿……”

“我老二？他重视？”他截断了我的话。

“我看，还不错呀！”

“路遥知马力，事久见人心，以后你就晓得了。农业生产上，我佩服他的领导，对副业呢——他就爱打退堂鼓。”

他见我有些怀疑的神色，肝火更加旺了：

“我就是这个看法，抓金也是抓，抓银也是抓，为什么存着两样心？‘武松’、‘穆桂英’正牌劳力是他的，‘罗成’、‘佘太君’一揽子老小残废给我？……搞副业抓现金，是为了我彭青泉一个人吗？还不是为了全龙溪寨！”

他告诉我，这几夜队上开始“整风”，党支部会上，他受了批评，大家说他不该和农业争劳力，他还没想通，窝了一肚子火。我不了解情况，不便发表意见。他接着又说：

“我都发过誓愿了，再也不干这倒霉事了。”

我笑了，问他：

“那你怎么这样早就来找我？”

“……”他没回答，裂开又宽又厚的嘴唇，憨咧咧地只是笑。

他去了一阵，一个歪戴着绣球帽的伢儿给我送来两捆稻草。

我问：

“哪个叫你送来的？”

“我爹。给大叔垫床铺。”

啊，彭青泉的主意，他真是“粗中有细”，我想起昨天他老二向我介绍他时，说过的一句话。

三

果然，没出六、七天，天坍般降下大雨来。梯田里满了水，从吉口汨汨地往外流；峒河里，桃花水也发了，泥黄的浊浪，卷着柴草，哗哗啦啦，滚滚东去。专业队队员唱着粗犷的号子，抡着黑红的膀子，把杉木从山上抬到河边来。扎好的木箴，锯好的木筒子，堆积得象山一样。

这些天，彭青树同志不断地跑来跑去，给大家出主意。彭青泉同志就更加活跃了，在组织劳力上，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。他有时出现在扎箴的行列里，使劲地抡斧头；有时又在山边的小道上，扛着别个扛不动的杉木，真象一只出山的猛虎！经过专业队的努力，杉木都从岭上砍倒，运到河边了，一点数，还多出六个立方米。万事齐备，“东风”也有了，比原来计算的日期提早了三天，明天就要开始赶羊放箴了……

吃过早饭，我在房子里整理给林业局的汇报材料，突然天井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是彭青泉来了。一进房，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嚷：

“孙同志，你讲——气人不气人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木材，叫莫放了。”他呆呆地站在房门边，象被钉在地下一样。雨水顺着斗篷、蓑衣，腿巴，滴落在地板上，一会脚边就造成了个小小的“水库”。

“莫放就莫放嘛！”我还以为是指那多出的六个立方米哩！

他急得眼睛都红了：

“你怎么也说出这种话？告诉你，全部，五十六个立方米，一根也不准放了。”

“为哪样？”我有点儿激动起来。

“以粮为纲呀！”

“哪个跟你讲的？”

“瞎指挥还有谁，我屋二大爷呀！”

听口气，他两兄弟刚才一定是闹翻天了。我也很着急，实在想不通，一个生产队的负责人，处理一个问题，应该多方面考虑考虑，不能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呀！我想把事情弄清楚，劝了彭青泉几句，就去找彭青树。

走到寨头上的公房里，彭青树正被几个作业组长围在当中，一脸儿笑地和大家谈话。看他那神气，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。我只好在一边等。只听他们在说“犁”呀，“耙”呀，“练田”呀，“春水贵如油”呀，还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嘻笑。可我一直没听清他们在商量什么，我心里象是塞了一团乱麻。

他送走了作业组长，回头看见我，让出个板凳，把肥大的士林布对襟衣紧了紧，说：

“你来了，好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有个顶特殊的情况，要和你研究一下。这泼雨落得太好了，放木材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。只是今年队上有一百五十亩水田，还打算再开五亩，因为一直没落

雨，老窖还没有犁好，老辈人有句话：‘清明不下，犁耙要挂’。要不趁着田里满水，抓紧打复水，雨季一过，就练不成了。放杉木的季节性没有这么强，看样子要停一停，将专业队调过来先突击把田练好，再下河放簰……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

鼓不打不响，理不讲不明，他这么一说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何况下来时，局领导就反复交代过，林业生产也要为农业生产开路，要是两个碰头时就要让路……但是一想起那五十六个立方米，我又为难了：

“那，清明前就完不成水运任务了。”

“多想点办法，还是要争取完成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想呢？”

他扬起淡淡的眉尖，说：

“回头找社员们扯扯。”

“隔清明没有几天了。”

他的眉尖又突然一收，打成了它：

“时间是紧哪！”

说了这半天，他都没有说到他大哥，更没提起刚才闹架的事，我顺便问道：

“你俩兄弟刚才是不是吵得很厉害？”

他笑了，笑得那样自然，那样轻松：

“没有，只有他一个，怎么吵得起来？嘿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呵……哈哈！”

“好吧，我去劝一劝彭青泉同志。”

“这回不象上回，不在党的支部会上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老孙同志，你不要去了。”他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看了看窗外，十分认真地说。

午间，党支部会放在我住的房间里开，我以列席的身分参加了。党员陆续的来到了，只差彭青泉没有来，彭青树叫一个后生去通知他。

不一会，彭青泉就来了。他高大的个子一在房门口出现，本来就很暗的房子越发漆黑。他解去水滴滴的斗篷蓑衣，我才发现，这位大汉忽然变得憔悴了，脸色发青，浓眉倒挂起，象有病的样子。

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争论。

“这算不算瞎指挥？”有人这样提出。

“我看有点。”专业队的人说。

“怎么能算？情况变了，生产安排就应该变，这是灵活性。”其他几个人嚷起来了。

“练田要抢水，放杉木不要抢水吗？依我说，这是救了虾蟆饿死蛇……”

“凡事有个先后，哪样季节性强？副业服从农业呢，还是农业服从副业？”

专业队员们被问住了，想了想又说：

“就不能两相照顾点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嘛，放杉木也是支援工业建设，搞社会主义。”

“一手能抓两条鱼当然好，可惜我们没有三头六臂的本事啊，有什么好主意，大家想想吧！”

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专业队的同志不吱声了，低着头想心事。看来，他们虽然眼见杉木放不下去，感情上有点不是味儿，可是到底检查出自己思想里还有点本位主义的介蒂，便放弃了原来的意见。

真出于我的意料之外，彭青泉自始至终都没发表意见，在激

烈的争论中，他的情绪好象很低，只把身子靠在壁脚上，闭着眼听热闹。

彭青树也一直没有发言，眼睁睁听大家说，等大家争出个眉目来了，他才道：

“有什么意见，尽管在支部会上说吧！”眼睛盯住他大哥，庄重地说，“彭青泉同志，你还没有表示态度呐！”

彭青泉阴着脸说：

“我的意见算得数吗！”

瘦小的彭青树霍地立了起来：

“彭青泉同志，你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党的会议？”

我感到一场“暴风雨”就要到了，那知彭青泉却尴尬地说：

“附议呗！”

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吃过中饭，社员们就行动起来了，扛犁的扛犁，掮耙的掮耙，牵了牛，淋着豆粒大的雨点，踩着稀烂的茅路往山上走。

彭青树邀我去看他大哥，说：

“我老兄有病哪，二八月的天，差狗子的脸，想是受了风寒，又加上这么一急，他那个泥鳅症怕又发了。开会的时候，我就见他的气色不对。”

进到彭青泉的东屋里，歪戴着绣球帽的伢儿见了彭青树，亲热地喊声“二叔”，抱住他的腿巴子要红泡子吃。娘在他一团青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，对彭青树说：

“你大哥不晓得得了什么症候？饭不吃，茶不饮，问也问不出个落头。”

彭青泉蒙头困在床上，嘿哟嘿哟地出粗气。

彭青树给他扯了扯絮被，问：

“大哥，哪里不快活？”

没有应声，彭青树又倒了一杯古丈茶，放在床头上：

“大哥，是不是泥鳅症？”

彭青泉还是没有回答，彭青树便回头对他大嫂说：

“大嫂，你莫着愁，我到半坡去请郎中，捋一下就好了。”

郎中请来了，我和彭青树就牵牛上坡去了，刚套好牛轭，摆开架势练田，彭青树忽然指着山下说：

“你看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脑往山下望去，只看峒河边，一个武高武大的汉子，披戴着蓑衣斗篷，冒着暴雨，扛起木犁，牵了一头水牯上坡来了。从那走路的架势，我认出来了，那是彭青泉。

四

坏了，练完田，挂上犁耙，雨季就过去了，峒河成了一条瘫痪的龙，坦露着雪白的沙坝。土家人洗衣都要到河当中去。河两旁的筒车慢悠悠地转。

中午，我和彭青泉到河里去量水，听大嫂说，这几天他减了饭量，半夜里发梦话也离不了“木材”呀，“桃花水”呀，“放牌任务”呀……眼眶也窝下去好深，形成一道蓝色的圈圈。

“又退去一寸了。”他在标尺上量着说。

“才隔好久？”我问。

“还不到一个时辰啊！成了格筛了。”

“易涨易落山溪水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”

我望望没有一缕云丝的天空，唉，天老爷太无情了，现在只有等桐花水，鬼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发？可是这五十六个立方米的

木材，都还堆在河岸上…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我心焦透啦！

“明年桃花水发的时候再放吧！”他长叹一声，丧气地坐在沙坝上。

“两天都没有看见彭青树了，他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坐在他的身边，这样问。

“拉稀了，躲了。癞蛤蟆躲端午，躲得初一躲不得十五，等到上面追究责任的时候，要他哭都哭不出调儿来。”我没答腔，他顿了顿又继续说，“老孙同志，你都看到了，碰上这么一个人，我实在为难呵，工作怎么搞，怏气呵！”

见我还是闷声不响，他便赌气似地说：

“去，找他去，看他怎样布置。”

“去和他商量商量也好。”我同意了。

彭青树和三个社员在寨子背后作湿润秧田。他自己正在秧田里清沟，衣裤上，手脸上，都溅满了泥星点子。在这场抢雨练田的战斗里，他也累得够受了，脸盘儿显得更黑更瘦，喉咙还有点嘶哑。

我把情况和他一讲，他淡淡地说：

“是呀，困难是大呀！”

彭青树不冷不热地问：

“支书同志，怎么办呢？”

彭青树仍然弯着腰在清沟，毫不着急地说：

“三人里头有韩信，大伙想个主意吧！”

“要想清明节前完成任务是办不到了。已经定局了。”我说出我的看法。

他微微一笑，头依旧没有抬，沉了一会儿说：

“还是要争取完成。”

彭青泉气鼓气胀地说：

“嗨，真是土地难当，城隍好做，你尽钢刀切豆腐，讲两面光的话，……想办法，想办法，你也帮想想呀，你也劳神去河边看看呀！”

彭青树伸了伸腰，拍落手上的泥巴，说：

“好，等把秧田整好了，我就去看看。大哥，你也不要太着愁了，干着愁有什么用？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，你这样会急白头发的。”

“我不着愁谁着愁？”

“好吧，专业队再给我留下两天，平好秧田，就退给你，集中精力放杉木吧！”

断黑一阵，彭青泉来找我，我问：

“还没困？”

“哪里困得着？床上象栽的有狗棘刺，走，河边耍耍去。”

我披上衣，跟在他身后。他一直沉默着，除了嚓嚓的脚步声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天淡蓝淡蓝的，撒着稀疏的星子。峒河象条白绸带子，泛着青光，叮叮咚咚地流动。那一团团、一片片的黑色，是山坡和树林。刺骨的冷风，带着树木的香气，吹过我们身边。

河岸上，忽然闪过一个短小的人影。

我们机警地躲在一株松树后头，看他的动静。只见那人沿着河走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在水坝上蹲下来，一会儿又踩着跳岩到河中间比量比量，忽地转身，朝我们这边走来。我正要跳出去，彭青泉却一手将我拦住。他两眼发射出来的光辉，胸脯急急跳动的声音，我也听见了。